

海南名老中医霍列五上百卷中医古籍入藏省图书馆

让中医古籍“活”起来

文\图 海南日报记者 邓钰



在霍毅眼中，父亲霍列五的生命不止是人间的匆匆数十年，更延续在其珍藏的数万卷古籍之中。从上个世纪初，专注于中医研究的海南名老中医——霍列五就四处收藏医书古籍。霍列五去世后，这些古籍被放置在霍毅家里的三个大书柜中，成摞堆在数张书桌上，足有上千种数万卷。

“你听，它们是有生命的，有声音的。”戴着白色棉质手套，霍毅小心翼翼地向记者展示着这些珍藏多年的中医古籍。书页哗啦啦地响，在阳光中飘散出墨香。有些书页露出了被白蚁和老鼠啃噬的残旧躯体，有些书页不免散发出一些岁月沉积的陈腐潮味。“在民间保存，古籍不免受损。给这些‘老伙计’找个安心的家，是我和女儿最牵挂的事。”霍毅说。

近日，为了更好地保护这些珍贵的百年古籍，为社会发挥更大的作用，霍毅和女儿霍筱薇将家中上百卷古籍藏书捐赠给海南省图书馆。其中，中医古籍暨民国文献29部30册上百卷，解放初期期刊2种5册。

霍家三代的藏书记忆

完成古籍捐赠工作后，霍毅在图书馆一角闲坐下来，悠然谈起霍家三代的藏书记忆。据他介绍，霍列五的藏书之路因求知而开启。霍列五自小与母亲相依为命，在母亲的影响下，慢慢对医学产生了兴趣，有了当“郎中”的念头。但由于没有师父指点，他只能靠收藏、研读各类医书，自学中医。从此，收藏医书对于霍列五而言，成为一件只有起点、没有终点的事。

“父亲收书有股韧劲和巧劲。”霍毅表示，父亲的藏书来路五花八门，书摊、邮局，甚至废品收购站，这些不起眼之处，都是他的寻宝之地。

现在，物流网络四通八达，人们通过网络下单，可以从天南海北购买商品，只需付出低廉的邮费便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收到货物。

上世纪二三十年代，交通成本高，人们收入水平低，邮购可是件了不得的稀罕事。当时，霍列五却是个不折不扣的购书狂。

“以前，大型的书局常在报纸上刊发新书目录和购买地址，其中不乏珍贵的医书。”霍毅介绍，每逢有价值的医书出版，父亲就会到当地邮政向出版书局汇款购书。有时，一本书要花费两三个大洋，漂洋过海两三个月才能送到，时间和经济成本都很高。“当时，父亲收入不高，可他买起书来眼都不眨一下，宁可不吃饭也要把医书买回来。”

废品收购站是人们丢弃废物之处，在霍列五看来却是等待开采的宝藏。原来，旧时海南有个传统，如果家里有老人去世，家人便要清理掉老人生

前的所有物件，不少医书古籍就此流落。为了收集医书，霍列五经常在海口、府城的各大废品收购站转悠，收购别人家当成废纸变卖的医书。

“日子久了，收购站的老板每次都会拣出医书，专门给父亲留着。”霍毅说。

“有的人家拿书垫桌子，塞墙角，而在我家，人得处处让着书。”霍毅回忆，小时候，家中条件艰难，为了保护好书籍，霍列五煞费苦心。当时，全家人居住在不足十平方米的出租屋中。为了防止书籍受潮，霍家将书塞满了躺柜（上面可以睡人）和立柜，剩下的书籍则堆放在家中唯一的大床上。霍毅的母亲只能在床边加块木板才能睡下，孩子则要在床下打地铺睡觉。这种“书睡床人睡地铺”的景象直到搬家后才得以改善。

受霍列五影响，霍家后人对中医古籍也十分热爱。他去世后，霍毅和女儿霍筱薇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，对这些古籍分类整理、重新装订，精心收藏。

“我们现在还延续着爷爷的藏书习惯，比如不让人轻易碰书，天气好时就把书搬出来透透气。”霍筱薇说。

记录海南对抗鼠疫历史

霍家藏书在鼎盛时期多达十万卷，历经浩劫，目前存有数百种上万卷。虽然历经百年，这些古籍多数依然品相完好，在海南民间古籍收藏中非常罕见。

海南省图书馆古籍保护中心主任乔红霞认为，在海南常年酷热、潮湿的环境下，历经特殊年代的辗转，霍家能如此系统、完好地收藏并保存大量中医古籍实在难得。霍家此次捐

赠的藏书中，《鼠疫汇编》第五次刻本和民国十八年《疫核医最易》刊本，对海南的地方文献和地方医学研究具有很大的研究价值，成为海南出版史的有力见证。

1911年以前，岭南地区出版的中医古籍并不多。据《中国分省医籍考》介绍，当时在广东省（含海南）编著和重刻出版的医书存目仅191种，传世医籍尤显珍贵。

“《鼠疫汇编》第五刻具有非常宝贵的医学研究和史料保存价值。”乔红霞介绍，该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鼠疫专著，初刻于1891年。此次，霍家捐赠的第五刻为光绪二十三年（1897年）时任儋州学正的清代医家罗汝兰所编，既是中医古籍，又是罕见的海南文献。

鼠疫是清代岭南地区危害最烈、发生最频繁、涉及范围最广的瘟疫之一。在《鼠疫汇编》第五刻书序中，详细记载了该书在琼医中流传运用的波折过程。

“光绪二十一年夏，四刻初成，秋渡琼侯委，得悉是春，海口以疫弊者数千，族人电催此方，过海曾著效验，而琼医未之信也……”《鼠疫汇编》第五刻书序中纪录了光绪二十一年，罗汝兰族人曾用书中方法成功救治鼠疫，然而琼州医生并不相信的情况。

当年夏天，罗汝兰担心疫病在他处肆虐，刻印了更为详尽的第四刻书。秋季，罗汝兰到海口等待学正的委任命令时，将《鼠疫汇编》第四刻书带至海口。

据《鼠疫汇编》第五刻书记载，“冬至后，琼州府城疫作，先将所存分派琼医，或从而笑之，甚从而訾之。”在光绪二十一年冬至，府城地区鼠疫发作，罗汝兰将书分发给当地医生，却遭到了他们的嘲笑和诋毁。

直至“二十二年春，疫大作，群医各出手眼，百无一效，以致坏人无数。及二月底，始有信避之法者，迁居海口，延予调治，并参新法，连救重危症数人，求医者踵相接也。每视病开方，即赠书一本，并嘱照医，而十愈八九，一时并救数十人，群疑始息，遂信是方。”从这段记录中可以看到，光绪二十二年春天，鼠疫大作，琼地医生找不到有效救助方法，市民受灾



1970年代初，霍列五先生（左）和儿子霍毅合影。（资料图）

无数。直到当年二月，鼠疫患者寻罗汝兰医治，并获赠该书，患者皆受到有效救治。此后，众人疑虑消除，使用书中方法对抗鼠疫。

“经历两个甲子，《鼠疫汇编》第五刻来到省图书馆，是书缘的传承，也是历史的延续。”乔红霞表示，该书是清光绪年间海南医官在海南补刻出版的医书，也是目前在海南发现的唯一一本存书，对海南的古籍收藏史意义重大。

霍家捐赠的另一本藏书——《疫核医最易》是由琼州乐邑（今琼海市）缅甸华侨卢鸿漠，于民国18年捐资重刊。该书记录了民国时期海南人民抗击鼠疫的珍贵史料。在抗菌药物问世前，中国应用中医药治疗鼠疫的成就，堪称医学史上的奇迹。

中医古籍传新声

省图书馆将对霍家捐赠的藏书进行考证并存档纪录。该馆还将设专区保存此次受捐的所有藏书，并通过数字化、再版等形式，对中医古籍的价值进行充分挖掘。

“和一般古籍不同，中医古籍不仅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，还具有极大的实用性。”霍筱薇认为，目前传世的中医古籍保护形势严峻，许多民间流传的中医古籍破坏严重，部分藏书机构将中医古籍束之高阁，秘不示人，这些有价值的中医古籍并未得到应有的有效保护和充分利用。

“捐赠给图书馆后，古籍不仅能得到良好的保护环境，也可以供大众研究考证。让中医古籍‘活起来’才是对其最好的保护。”霍筱薇说。

“目前，我们家仍在进行中医古籍的批注整理工作。在合适的时机，霍家将继续向海南省图书馆进行部分捐赠。”霍筱薇说。■

